

◇林进喜

## 不能忘却的记忆

不能忘却，  
那卢沟桥的石狮子，  
在枪栓拉响的刹那，  
将永定河锻造成铁血脊梁，  
未眠的眼睑托起，  
家书未拆的霜。  
半阙童谣里唱着，  
硝烟熏黄的记忆，  
枪刺插入焦土，  
拓印马蹄踏碎，  
“还我河山”的誓言！

不能忘却，  
麦田里挥舞的镰刀，  
也曾在地道里杀敌，  
油灯点燃的土窑中，  
粮食从碉堡的影子里，  
运出整个村庄支援的温度。  
菱角船剖开雾障，  
芦花收起破碎的云朵，  
桨橹研磨鲜红血砚，  
翅尖飞作点燃的引信，  
洪湖芦笛吹响青纱帐外，  
勇士背脊连成渡河舟楫。

不能忘却，  
在松针挑破晨雾时，  
壮士匍匐成根茎，

在日头坠向山脊时，  
怀抱地雷，  
用火种点亮荒芜的夜，  
山涧遗言淬成绵延的雷声，  
齿轮炸裂裹住枕木的骸骨，  
一段残墙落进瞳孔深处，  
暴雨洗亮了娘子关的旗帜，  
岩石竖起了太行山的脊梁，  
马蹄踏碎了三岔河敌人的胸膛。

不能忘却，  
铁骑在冰封的兴安岭穿梭，  
烈焰在轨道钢钎上复燃，  
冲锋的号角跳跃成音符，  
百团撕开正太线的夜色，  
那一条条战火重塑的江河，  
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熔铸为民族记忆的魂魄！  
不能忘却  
无数佚名的身影，  
无数身影背后的故事……

◇王新有

流动的指挥部转战山路上  
天当帐篷地当房  
捱过漫漫长夜  
迎接黎明曙光  
用草鞋丈量山的海拔  
岭的弯曲 路的漫长  
用单薄身子背走雨露风霜  
用一把炒面喂养精神能量

## 抗战

为了不当亡国奴扛起红缨枪  
为了保家乡抗日上战场  
为了吃饱饭血染疆场  
八路军战士是红军后裔  
坚贞无畏英勇刚强  
全民参战男女老少齐上阵  
人人都是抗日忠魂铁血儿郎

从白山黑水到南国椰林  
从延安窑洞到滇缅公路  
从八百里太行到洞庭湖港  
抗日的烽火烈焰喷吐万丈  
冰天雪地  
铁锤镰刀锻造不朽信仰  
漫漫长夜  
红五星引路不迷方向

每座山上有消息树送信  
每个路口有红缨枪站岗  
每条大路有地雷看护  
每个村庄有地道把守  
仇恨在地雷里开花  
怒火从地道口燃烧  
鬼子每到一处碰鼻挨打  
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不能自拔

生命如稻草般脆弱  
鲜血似河流映红山河  
雄鸡啼鸣血色黄昏  
生命厚重八年抗争  
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  
让地球震撼大地轰鸣  
抗战 抗战 抗战  
用我们的血肉夯筑  
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常瑞林

## 永远的记忆

帽檐曾挑落星子，哨音仍在耳畔回响  
打开衣柜，整齐的警服依然鲜亮  
警徽光芒依旧，鲜红的肩章  
只是少了年轻时的锋芒  
窗外灯火闪烁，思绪如风  
从窗口扑面而来  
列队声漫过阳台，我轻抚帽徽  
就像抚摸营房前的白杨，那片绿  
每片叶子都记得  
正步踏碎月光的夜，盾牌映透朝霞的晨

退伍证静静躺在抽屉  
岁月赋予了它词典般的厚重，那年  
我扛起青春走进家乡的四季

◇何中善

## 观《太行山上》有感

横跨三省愈千里，山高林密扼两翼。  
刘邓遵照主席令，建立太行根据地。

日寇亦觊战略地，层层围剿搞血洗。  
频施毒计欲速决，妄图与我争此地。

太行儿女齐奋起，消灭日寇皆舍弃。  
送子送郎上战场，奋勇杀敌无所惧。

青纱帐里与敌旌，密林深处打伏击。  
灵活机动巧布阵，游击战争显威力。

日寇扫荡皆碰壁，屡败屡战送武器。  
感谢运输大队长，军民团结谁能敌。

我们在太行山上，神兵将士扫顽敌。  
八年抗战终有果，华夏欢颜东洋泣。

◇孔德良

## 观八一起义塔有感

八一南昌起义塔，武装夺取政权答。  
人民部队从今生，国命基岩始终合。  
转战千程倭寇驱，征途四海保身榻。  
铜墙铁壁筑长城，建军节前足迹踏。

◇林积忠

## 鹧鸪天·军嫂礼赞

陇上星霜织就春，高原万里系征程。  
堂前代尽儿男孝，灯下缝全铁甲温。  
斟烈酒，敬昆仑。今朝终可话艰辛。  
若言军功功勋薄，先写临夏好军嫂！

把训练场上的激情，融入脚下火热的土地  
让豆腐块的正方，长成我人生没有褪色的信念

路过社区警务室，总会凝立片刻  
看年轻的警员整理警容  
那抹藏蓝多像我心底珍藏多年的橄榄绿  
只是曾经的街，换成了不再坚挺的肩

老战友电话相约一起看阅兵  
我猛然按着肩头——那里空着半自动步枪  
我哑然失笑，眼睛有些湿润  
我想，在那个让全天下所有军人神往的时刻  
对着北方立正，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温古诗词

## 立秋日登乐游园

唐·白居易

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  
萧飒凉风与衰鬓，谁教计会一时秋。

## 立秋日

唐·刘言史

商风动叶初，萧索一贫居。  
老性容茶少，羸肌与居疏。  
旧醅难重漉，新菜未胜组。  
才薄无潘兴，便便画偃庐。

## 咏廿四气诗·立秋七月节

唐·元稹

不期未夏尽，凉吹暗迎秋。  
天汉成桥鹊，星城会玉楼。  
寒声喧耳外，白露滴林头。  
一叶惊心绪，如何得不愁。

◇张光业

## 塔张赋

家乡吾村，名曰塔张。历史久远，  
村名缘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先  
贤老人云，村曾有高塔，先民围塔而居，  
又张姓居多，故名塔张村。

塔张村，位临夏县之东南，依山傍  
水，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居北塬山下，  
村舍俨然，阡陌交错，鳞次栉比；临黄  
河之滨，沙鸥翔集，锦鲤游泳，水阔天  
平；濒滴水之尾，水草丰茂，银蛇逶迤，  
堪比江南。

嗟乎，地势地貌，犹天造地设。冬  
无严寒，夏无酷热，常年风景如诗如歌，  
宜居宜游，宜商宜业，看山见水，亦留得  
乡愁。人谓“三季有花，四季有果”，喇  
嘛川瓜果香矣久已，其中塔张瓜果籽  
位俱佳，每提及人皆称赞，口中生津，心  
神往之。

村人农夫，精选育种，终成塔张“三  
宝”，远近闻名。一曰：花椒。塔张花  
椒，绿色有机，味麻色红，椒香天下；二  
曰：白蒜。塔张白蒜，蒜瓣饱满，营养丰  
富，康体保健；三曰：杏子。塔张杏子，

色泽圆润，香气怡人，备受青睐。

嗟乎，滴水右岸，河西之乡，绵延  
八里，喇嘛川之名，享誉四方；塔张  
之村，坐落“洱海”之畔，宛如明珠，  
璀璨夺目；无极地母宫，巍峨雄伟，  
晨钟暮鼓，护佑黎民，稼穡丰收；龙  
王宝殿，依水而立，龙王拜会，风调  
雨顺，百姓康乐。

旭日初升，东方肚白，阳光普照，水  
面激滟；夕阳西下，波光溢金，霞光摇  
曳，渔歌晚唱。登高眺望兮，炊烟袅袅，  
谷香漫川，犬吠猫唤，牛羊卧卧，乃心灵  
栖息港湾也。

岁月更迭华章，人事往来古今。塔  
张村人历来崇德厚物立本，勤劳节俭持  
家，重耕读，讲和睦，懂世事，走正道。  
先人立德垂范，上行下效，一脉相承，家  
风庄风蔚然，后人发扬光大，生生不息。

伟哉乎，我塔张儿女走南闯北、勇  
立潮头，成家立业，兴旺发达；壮哉乎，  
我塔张才俊好学上进，不忘桑梓，立志  
报国，堪称风范。

◇赵 兴

## 登白塔山有感

八月金城热欲狂，  
登临白塔觅清凉。  
苍松翠竹通幽境，  
极目黄河向远方。

◇马明义

## 河州砖雕

砖青一秀彩千年，  
做壁雕檐不同天。  
古韵悠悠晖日月，  
今朝又绽灿光卷。

◇赵义荣

## 夏游黄河三湾

湖畔听涛老少宜，  
三湾有约夏闲时。  
炉边烤串试新酒，  
柳下品茶敲爱棋。  
笑墙难藏频入画，  
欢声雷动自成诗。  
暮云归处游人醉，  
不负良辰去迟迟。



金光菊 马远青 摄

八月，当微风里开始出现燥热的味道，  
麦浪便沿着田埂一路扑向远方，那些麦穗  
正沉甸甸地低着头，饱满的颗粒把麦秆压  
弯了腰，阳光一照，便涌起一片金浪，连空  
气里都飘着淡淡的麦香。

又是一年一度的麦黄时节啊……

前些日子去采访的途中，看到麦子已  
黄，大片大片的地里，都是最好看的金黄  
色。连空气里掠过的都是丰收的味道。想  
到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将要收获最甜蜜  
的果实，我不禁嘴角上扬。

看着翻滚的麦浪，闻着麦子的清香，我  
的记忆，也随着这一年一度的麦黄季一下  
子回到了童年……

那时，我们家还住在山上。父亲在县  
城工作，每天好像都很忙碌，家里所有的  
农活都压在母亲身上。记得那时我们家光  
小麦就种了六七亩。每到麦黄时节，天还  
没有亮，母亲已经踩着露水下地了，性格  
倔强的她从不允许农活落在他人后面，在  
月下收割麦子是母亲经常在做的事。她总  
是穿着她那件洗得发白的黄色衬衣，手里  
的镰刀划出一道道银亮的弧线，麦子被割  
倒时发出“唰唰”的轻响，在寂静的田野  
里显得格外清晰。她割得又快又整齐，身  
后的麦茬矮矮的，像被尺子量过。有一次，  
我看见她揉着腰直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  
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滚，可当她发现我们  
在看她时，却又立刻挺直了背，装作没事  
人似的挥手。

我们也想帮她分担一些，可总是被她  
拒绝。她说：“你们的任务是学习，这点  
活，我一个人能干完。”

那时，母亲是村里的妇联主任，由于  
母亲的勤劳肯干和吃苦耐劳，我家的麦  
子总是早早地被割完。待人热情、善良  
无私的母亲，总会帮村里其他人去收割  
麦子，母亲说，看到所有人的麦子都颗  
粒归仓，她心里就踏实、幸福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她说什么也不  
让我们干的活，那些她笑着说说不累的  
瞬间以及她总是一个人在月下割麦子的  
夜晚，还有那些她干完了自己地里的活  
还要去帮其他人干活的一幕幕，都是藏  
在麦香里的隐忍和淳朴。她把日子的苦  
嚼碎了咽进肚里，却把最甜的果实留给  
其他人。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姐弟三  
个都在县城有了工作安了家，母亲也随  
我们来到县城，和我们同住，帮我们带  
孩子，但老家的那几亩农田依然成为她  
扯不断，也放不下的牵挂。我们都劝她  
别再种地了，可她说自己亲手种出来，再  
磨出来的面，是最健康的。我们说服不  
了她，便只好作罢。就这样，母亲为了  
她那几亩地，从县城到老家，再从老家  
到县城，来来回回，跑了好多年，而我  
们每年也都会吃到她亲手磨出来的白面。

再后来，随着政府“易地搬迁”项目  
的实施，像许多一直居住在大山深处  
的人们



◇杨爱玲

一样，老家也搬迁至三合镇的新农村。  
从此，关于儿时的那些记忆，再也找不  
到了。很多次，我都清晰地看到母亲眼  
里的落寞和难过，她经常对我说：“还  
是喜欢老家，喜欢种地，喜欢闻麦子的  
香味……”

其实，麦田不仅仅是农民的根，它还  
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忘却的回忆。  
记忆里，有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有父  
辈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  
坚守，还有扯不断的乡情。如果让我说，  
这世上最香甜的味道是什么，我一定会  
不假思索的告诉你，是麦香，绝对是麦  
香！